

我就是東我久稀部
我總往，許依西
一天行李縣久，比
有麼著臺了個臺
，什措在站一覺
味為自踩我隔發
風知獨腳，就卻
始不嶺左來遠後
原但越，過之之
的，山縣跨步東
兒去翻東腳一臺
那東屏一隻差了人
受臺屏在一，到無
，感到從踩那奇我靜
走火改右東真，處
走搭就是屏也山四
東北來我在然高，
臺臺後記得跨自座暗
想到從，記將大一要
時候自來，願，是還
時見遲走時索得黑
小夢遲部一思記得還

我也曾經幻想當一個領導人，一夜就夢見自己率領了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，不僅紀律森嚴且威武雄壯，這支軍隊一路從北部踢正步唱軍歌走到了左營，那種興奮感在夢醒時還延續了好幾天。

1985年底，我帶著許多遺憾和未完成的志業自美返臺，心中總是念念不忘，期許有朝一日還能夠繼續赴美深造或遊歷美國各大名勝古蹟。我多次夢見自己赴美但夢中有許多趣聞和生活片段是不可思議的，例如：上飛機時才發現機票沒有帶、入學之後到處做公關卻忘了對方的名字、沒有人引導卻能在校區附近閒逛等等。

還有一回是夢見與一名女子步向結婚禮堂，當聖樂響起時我則醒了過來，這就真正應驗了，所謂的好夢的由來最易醒的說法。

有一個夜晚，我也夢見在心愛的人家門口打電話給她，當

她出來卻發現她變了一個人，什麼話也沒聊就離開了。

我也夢過被軟軟且會動的東西包圍住，也曾夢見從天上摔下來卻毫不料被無傷，也曾嚇醒，夢到去偵探，小門縫裡久久爬不起人下講話，這些夢在作任何與葉敬也，點點東西，生活如何體表演，一起幾年我升學的同學來問情節，夢境是我如兄弟相會，點點父親我在夢中，點點景象和校舍生活中。

幾天前，我曾夢到自己在街上徘徊，莫非這是現實取代了昔日的一切嗎？還是少作夢多做事才是明智之舉吧！

（按：本文作者為本校中文系校友，自幼雙眼全盲，目前為音樂工作者）

2010/09/27